

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
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
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中共东至县委坚决实行民主集中制增强“一班人”革命团结

加强党的领导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据新华社合肥电 中共安徽省东至县委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鼓舞下，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县委“一班人”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做到步调一致，团结战斗，带领全县人民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东至县委成立后，组织“一班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章的规定，狠批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罪行，总结过去旧县委的经验教训，使大家认识到：是否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关系到能不能加强党的领导，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因此，县委把自觉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一件大事来抓。从“班长”到委员，不管参加革命时间长短，职位高低，都把自己置于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之下，置于大家之中。县委有两位常委兼是武装部负责人，他们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办事，有关武装部的一切工作，都及时向县委请示和汇报。他们说，正因为我们是县委常委，又是武装部的负责人，更要自觉地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由于县委的统一领导，这个县武装部的民兵工作和其他工作，都搞得比较好。县委一位副书记，是从公社提

拔上来的青年干部，有个常委是他原来的“老上级”。这两位同志不断增强党的观念，破除各种私人杂念，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把工作搞好。这个常委每次下去了解农业学大寨的情况，指导工作，总是主动征求副书记的意见，向副书记汇报自己调查研究 and 总结经验的体会。副书记也虚心学习“老上级”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优良作风。

在党委“一班人”中，书记和副书记的作风怎样，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搞好“一班人”团结的关键。东至县委的正副书记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摆正“班长”与委员之间的关系。他们注意在思想上和委员打成一片，在讨论和研究问题时，自己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在执行党的决议和完成党的任务时，自己勇挑重担。县委书记邵尧，工作积极，态度谦虚，作风踏实，“一班人”都对他比较尊重。在这种情况下，他更注意发挥每个委员的积极性，发挥党委集体领导作用。今年年初，县委讨论机关实行“三三制”问题，他因外出没有参加。回来后，听说劳动和调查研究的点设在一个离县城比较近的前进公社，他觉得不合适。因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是“抓向东，促全县”，县委机关实行“三三制”的点应放在远离县城、条件比较好的向东公社。有的同志认为这个意见很好，说就按书记的意见办吧。但他说，县委凡是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县委集体讨论决定，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后来，他在常委会

上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便修改了原来的决定。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东至县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决定重大问题时，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县委还经常带着准备讨论的问题或者讨论中有争论的问题，把党委搬到基层现场去开，虚心向群众求教。今年七、八月间，县委讨论兴建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时，有的人认为修建这座水利工程要淹掉一些土地和搬迁一些人家，担心地区社员群众不愿搬迁，又怕兴建起一时难以收益，减少收入，主张暂缓进行；有的人认为兴建这座大型水利工程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在广大干部群众帮助下，提出了几种方案进行比较，从而使大家明确了各方面的情况，在第四次党委会上很快统一了思想，作出了既照顾当前利益，又符合长远大目标的兴建工程的决议。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狠抓路线教育

潮汕平原人民不断向生产深度和广度进军对国家贡献越来越大

据新华社广州十九日电 广东省潮汕平原，在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中，各级领导班子狠抓对干部、社员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不断破除骄傲自满和无所作为的思想，挖掘增产潜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在连续七年粮食亩产千斤的基础上，今年又战胜了严重的干旱和虫害，早造粮食单产和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农、林、牧、副、渔五业全面发展。晚造粮食丰收在望。

在潮汕平原这样持续高产的地方，要不要学大寨？怎样学大寨？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潮汕平原人多地少，平均每人不足五分地。在粮食平均亩产超过千斤以后，有些干部和社员便产生了“亩产千斤了，无需学大寨”和“人多地少，无法学大寨”等错误认识。汕头地区党组织推动各县、社领导班子进行整风，破除骄傲自满思想，同时组织地区革委会领导成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饶平县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路线教育。

饶平县地少人多，自然条件在潮汕平原各县中是最差的，解放前粮食平均亩产四百斤左右。但是这个县的党组织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干部和群众，一九六四年他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号召，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经过几个冬春的艰苦奋战，围海造田，开荒造田，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深耕改土，兴

修水利，推广良种，实行科学种田，使水稻亩产提高到二千二百斤左右。饶平县各级干部在成绩面前，牢记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带领群众继续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全县除粮食自给外，平均每年为国家提供二千八百多万斤商品粮，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饶平县的经验，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只要象大寨那样，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地少也可以不断挖掘出潜力。

通过推广饶平县的经验，潮汕平原各县学大寨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澄海县党委会和革委会在全县展开不要学大寨和向大寨学什么的大讨论，引导干部和贫下中农回顾本县解放以来的两条路线斗争史，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解放后，这个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使大部分农田实现早涝保收，一九五五年就成为全国第一个水稻千斤县。一九六〇年以后，由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全县粮食生产落在潮汕平原其他县的后面。一九六四年以后，虽然开展了学大寨运动，但由于没有明确学大寨必须首先抓根本，只学了一些表面，因此进展不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县的广大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狠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大大提高

了“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和继续革命的自觉性”，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新高潮，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粮食亩产又连年超过千斤，多种经营也得到全面发展。事实教育了大家：什么时候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和生产就发展；就前进；什么时候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和生产就受挫折，就停滞不前。

广大群众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掌握了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充分地发挥出来。平均每人不足五分地，能不能全面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粮食亩产超过千斤，还能不能夺取高产再高产？潮安县枫溪公社陈桥大队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回答。陈桥大队，平均每人四分多地，这里的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

进军”的教导，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四分地上闹高产。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总结出一套在同一块耕地上同时套种两种或几种作物的先进经验，在水稻、番薯地里，套种大豆、玉米、黄麻、小麦、绿肥作物等，做到一年五熟六熟，一亩地顶三、四亩地用，使“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土地的复种指数达到了百分之三百六十一。一九七〇年粮食亩产达到一千六百一十二斤。现在，这个大队每年为国家提供五十四万斤商品粮，集体留储备粮六十多万斤，还提供一批甘蔗、花生、黄麻、大豆等农产品给国家。目前，整个潮汕平原的土地利用率达到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一。勤劳智慧的潮汕人民，正在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大旗乡中牧，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胜利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二十二年头了。二十二年的光辉历史，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历史，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断战胜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等一伙政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历史，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历史。今天，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修斗争的大好形势下，隆重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光辉节日，我们格外感到欢欣鼓舞，衷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大地，我们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心情舒畅，斗志昂扬。一大批普通工人被结合进革命的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就象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人，解放前十三岁就做童工，旧社会被称做“讨饭冷作”的，现在也担任了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是多么大的变化！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有我们工人阶级的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是我们工人阶级的生命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经过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工厂的面貌和广大职工的精神面貌都起了深刻变化。我们一九七〇年的生产水平，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一倍，比解放初期更是增长了许多倍。文化大革命五年来，我们为国家和提供的电站锅炉设备，发电能力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我们的工厂已经由一个只能修“炮仗炉”的冷作摊子发展成为制造电站锅炉设备的、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大型企业。特别是在批判了刘少奇一伙政治骗子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以后，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引和激励着广大工人和干部，大家奋发图强，齐心协力，努力为改变我国落后的工业面貌而艰苦奋斗。一九六八年，我们为祖国第一台十二万五千瓩压水内冷发电机组制造四百吨锅炉。这样大型的高温高压锅炉，我们还是第一次制造，没有经验，困难很大。但是我们想到，这是一次政治仗，应当从中显示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个仗只能打胜，不能打败，我们工人就是要豁出命来干。许多女同志，把小孩往托儿所一放，没日没夜地在厂里战斗。领导上再三动员她们回家去，她们说：“为毛主席争光，我们要拼命干！”在制造锅炉的过程中，要烧弯近千吨钢管，工人们在摄氏一千一百多度的高温炉旁奋战，钢管被烧得通红，整个车间成了“火焰山”。工人们豪迈地说：“钢管烧得再红，没有工人阶级对毛主席的这样；钢管质地再硬，没有工人阶级的骨头硬！”就这样，我们终于胜利地提前完成了四百吨锅炉的制造任务。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路线决定一切。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我们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鼓励和发挥；在错误路线的控制下，我们工人好比黄牛掉在井里，有劲也无处使。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引下，曾经有十个人抽调到设计部门去，但没过多久，就一下子被排挤走了七个。其中有个工人同志为了提高了提高锅炉出蒸汽的能力，提出了好几种锅炉改革的设想，谁知被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看成是眼中钉，诬称他是“捣蛋鬼”，最后竟把他调离出了工厂。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夺回了被一小撮走资派所篡夺的权力，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便进一步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就在近二年的时间里，我们搞成了上千项的技术革新，许多在文化大革命前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技术关键问题，在我们工人群众手里都很快地一一被解决了。象球面堆焊的焊接翻转架，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看了都摇头，文化大革命前拖了五年之久，一直没有解决。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个工人同志在十天时间里就用土办法解决了。最近我们在制造三十万瓩发电锅炉的过程中，急需一百二十米的大型立车来加工。这种设备如果去买的话，起码要花一百万元以上，再说一时也购置不到，这样就会耽误生产。我们工人同志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土法上马，自己动手，铸工老师傅创造了用八吨铁炉浇出了四十吨大铸件的奇迹，及时地把大型立车制造了出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是有足够的认识，决不可以放松警惕。我们厂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后来又建立了新的党委，那么，是否再也不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了呢？不，完全不是这样。我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我国的锅炉制造过去都是仿照外国的，钢耗、煤耗都很大。党的“九大”召开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锅炉工人决心要革掉“钢老虎”、“煤老虎”的命，造出新的中国式的锅炉，容量和原来的锅炉一样，钢材应该节省一半。这种锅炉还要能够适应烧多种煤，做到环保好煤一样烧。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厂党委、广大革命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的大力支持。然而，这时却有一些人提出要按方案搞，我们东方无产阶级也是办不到的。还有那么三、两个人，在阴暗角落里酝酿一阵冷风，说什么：“革委会委员想造新锅炉，我看来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种情况，说明了刘少奇一伙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没有肃清。我和同志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中国式锅炉搞出来。

上海锅炉厂工人 刘金堂

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

(下转第三版)

学习鲁迅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

黎 帆

早在一八八二年，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的发

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的内部斗争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真理，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史上得到证实，也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文化思想战线上，为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同样记载着在内部斗争中顽强地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一页。

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将营垒分清

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书信中，曾经明确指出：“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一切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来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不只是由于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总是力图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面貌歪曲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同国民党反动文化的代表“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等毒蛇鬼怪进行激烈搏斗的同时，也坚决地批判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的冒牌的“革命文学”，尤其是对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投降主义及其叛徒、特务嘴脸的揭露，直到今天，还继续发挥着战斗作用，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

鲁迅一直是在被国军中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他对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性，有着痛切的感觉和透彻的了解。

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周扬，“四条汉子”及其一伙，在篡夺了“左联”的领导权以后，为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推行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一方面“拉大旗作虎皮”，一方面又采取谩骂、造谣等各种卑劣的手段，向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暗箭。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他背腹受敌的境遇：“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又不安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害之一同，一营垒中的快乐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营垒，自己包扎，只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因此，“为了防后方”，鲁迅就不得不“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但是，革命家的鲁迅，在背腹受敌中，却“毫无退缩之意”，受伤之后“仍然站起来”，继续战斗。他在斗争中是很清楚敌敌敌人这一套反革命策略的。所以，不管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以及文艺战线上的一切毒蛇鬼怪是迎面而来，还是背后偷袭，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开他的锋利的解剖刀。他在战斗的行进中，不时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文学生，“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覆的暗探”。鲁迅坚定地号召，革命文艺战线必须把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加强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这就是鲁迅在三十年代革命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三十年代处于内外夹攻中的鲁迅，正是这样坚韧、顽强地开展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分清营垒的艰苦战斗。

这首先是一场从理论上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因为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甚至挂上“共产党员”的招牌，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

一九二八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出，虽然反映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但在左翼文艺战线的诞生，有过积极的作用。而且也确实如鲁迅所说：在这场论争中，“是很积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有的人跟随革命前进，终于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是，它的大部分倡导者，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暴力与黑暗”，连“正视”和“抗争”的勇气也没有，却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自欺自骗，大搞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特别是用极恶劣的手段集中攻击五四以来革命文学的伟大奠基者鲁迅。

正在走上马克思主义者道路的鲁迅，并没有为这场围攻所吓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赋予了鲁迅以新的战斗生命，使他的匕首和投枪磨练得更加锋利了。正如毛主席高度评价的那样：“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为了戳穿这些所谓“革命文学家”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冒牌货，鲁迅十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有比较才能鉴别。”他认为，要在文艺问题上“豁然贯通”，“仍须致力于社会主义科学这大源泉的”，只有“深通学说”（指马克思主义），才能“催促”文艺走“向正确，前进的路”。鲁迅诚恳地教育革命青年：要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就必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在这场斗争中，鲁迅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看出了这一批人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与之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鲁迅完全正确地指出：“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论的批评’”，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因而，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和文艺问题的看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鲁迅尖锐地指出：他们的那一套对于向往革命的青年来说，“并不是滋养品”，而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和在食物中间”的“砒霜”。在文艺与政治问题上，鲁迅揭露了他们虽然高唱“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实际上却是“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大搞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文艺，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公然鼓吹要用他们的思想“化大众”，胡说什么有了“目的意识性”的知识阶级应该“教化”只有“自然生长性”的工农。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指出了这批人不过“是‘乘大潮流一个浪，算是新人，却不改本体’，指出了他们‘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因而，他们笔下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只能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冒牌货。

一九三六年，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大论战中，鲁迅同假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性质更为严重的斗争。周扬等“四条汉子”及其一伙，在王明、刘少奇等政治骗子的指挥下，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解散“左联”，鼓吹“国防文学”的投降主义口号，攻击鲁迅根据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无产阶级口号，是对党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给鲁迅加上了“破坏统一战线”，“搞分裂”等一系列罪名，使用明枪暗箭，再一次发动对鲁迅的围攻。

但是，巍然屹立在无产阶级文艺阵地上的鲁迅，并没有屈服于这伙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压力，坚决地进行了回击。这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学说、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严重斗争。斗争的中心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问题。周扬一伙鼓吹“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应该“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的投降主义谬论。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以强调和突出体现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联合战线”的口号。因为新口号的提出，“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责任更加加重，更放大，重到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全民族，才真是民族的立场。”鲁迅还认为：这新的口号，既“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继续努力向前进”，也是“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要努力向前进”。

在这里，鲁迅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原创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内，只能用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领导，决不能迎合和迁就资产阶级的思想。

鲁迅在这场斗争中，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揭露了王明、刘少奇等政治骗子及其走卒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联合战线”的欺骗，坚决地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理论上鉴别的同时，必须坚持以实际行动作为检验真理的尺度，这也是鲁迅识别和揭露假马克思主义的有力的武器。

鲁迅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and 一九二七大革命，带着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传统来到无产阶级文化阵地的。在几十年的战斗中，锻炼了他的深刻的观察能力，也培养了他的一贯重视实践的最可宝贵的品质。因而，他一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能运用自如地击中论敌的要害。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一切冒牌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他们给自己装饰上多少漂亮的词句，但只要一接触到斗争实际，就不能不抛出假马克思主义的尾巴来。正如鲁迅所说：“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谎言打粉碎。”

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就是从那些号称“革命文学家”们根本脱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这一特征，识破了他们的伪装。

这些喧嚣文坛的“革命文学家”们，虽然“摆着

一副极凶恶的‘左’倾的面孔”，实际上不过是口头革命派。鲁迅用文字画出了一幅讽刺画，极深刻地揭露了这些所谓“革命文学家”们的可笑嘴脸：他们“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忽而钻进“革命咖啡店”，在“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里，“指导‘雄赳赳的工农大众’”，忽而“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

鲁迅看穿了这些人搞的所谓“革命文学”，实际上是“在无抵抗的幻影出没，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他明确地指出：“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而那些“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的所谓“革命文学家”，即使“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不仅如此，鲁迅还提出了这些“革命文学”倡导者究竟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分析，从假马克思主义的极“左”的表象中发掘出其必然向极右堕落的本质。他的著名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就是一纸向“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宣战书。鲁迅严正地告诫革命的文艺青年们：“坐在客厅里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数。”“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鲁迅还警告说：不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不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历史的辩证法正是这样。时间没有过多久，那些鼓噪一时的所谓“革命文学家”们，在斗争实践的考验下，他们的“纸战斗的新梦”破灭了，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纷纷临阵脱逃，或者变成“和第三人一气”，或者“跟在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到了“国防文学”口号出笼的前后，更有甚者，是纳款投敌，自首叛敌，以至投书告密，成为可耻的叛徒。其中最为恶劣的就是钻进党内、窃取了“左联”领导大权的美国投降的反革命间谍，完全投降了“左”的外衣，终于彻底暴露了右倾投降主义的叛徒嘴脸。

鲁迅对文艺战线上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解剖，不仅为我们把文艺战线和政治战线结合起来，识别“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出了榜样，也为我们识别一切反革命两面派提供了启示。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鲁迅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并用于斗争实践，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怕孤立，不怕困难，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同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句洋溢着不断革命精神的名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在逝世前的最后时刻，针对“四条汉子”及其一伙的诬蔑，做出的坚定的回答。这永保革命青春的豪迈声音，直到今天还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从革命文学论战到两个口号之争，左翼文艺战线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以铁铸的事实表明，正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政策，领会得最深刻，执行得最坚决。正是“俯首甘

为孺子牛”的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对马克思主义钻研得最认真，理解得最深刻。

在六十年代，一伙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出发，妄图给鲁迅加上什么“先知”的光圈，谋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实践给鲁迅后期战斗带来的新的思想和力量，都是白费心机的。鲁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的崇高品质，是“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学习的榜样，他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方面，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伟大榜样。

为革命而学习，为革命而写作，为革命而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这一向是鲁迅作为伟大革命家的座右铭。他在文化界的盛名，虽然使敌人发抖，却从未使自己停止前进的脚步。他用来鞭策自己的是从不满足，永不松懈的学习和自我改造：“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鲁迅认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一尖锐的思想武器，不仅用以“狙击”敌人，首先应该“狙击”自己世界观中不正确的东西。因为“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

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曾经“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他，但这样的“狙击”者“终于没有出现”，于是，他只好“自己来补足这个缺陷”了！为了戳穿那些假马克思主义的冒牌货，为了使“想操这刀子狙击我的人，也能狙击在致命的地方”，鲁迅开始了一面学习，一面翻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文艺理论。这完全是为了战斗的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改造自己，并通过斗争实践完成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

鲁迅曾经用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他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并反击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实践。他把当时翻译马克思主义科学文艺理论比做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间。他充满革命豪情地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咀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股”。所以当马克思主义理论“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以至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刺进了假马克思主义的肌体。

正是这样，鲁迅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同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卓越战士。不管他当时所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形势多么复杂，也不管当时左翼文艺战线内部，由于叛徒、内奸的出卖，而出现了怎样分裂和重新改组的局面，鲁迅总是能自觉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高瞻远瞩，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正确地识别阶级敌人和假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伪装，举起他的匕首和投枪，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三十多年来，无论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尖锐搏斗，一直在进行着。今后也还要进行下去。伟大领袖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鲁迅同假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光辉业绩，永远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只有不断地在斗争中提高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觉悟，提高识别形形色色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并且揭露他们，同他们作不懈的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才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胜利前进！

在“先知的光芒”背后

解放军某部 解胜文

在六十年代，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曾经把鲁迅描绘成一个“先知先觉”论者，说什么鲁迅的话保存着“先知的火光”。世界上难道真有“先知”吗？这完全是欺骗。只要用毛主席、毛泽东思想一照，就可以看到，在“先知”的背后，有一小撮化了装的恶鬼在向鲁迅放暗箭。这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妄图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鲁迅诬蔑成一个一无根源、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人。这是在大肆歪曲丑化鲁迅！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战士，正在于他毕生投身于革命斗争的实践，并在斗争实践中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因而，迅速地从一个进化论者发展为一个阶级论者，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阶级论者，从不会在荒野里盲目自生长出“天才”来，更不会承认自己是什么“天才”。他说：“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正是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使鲁迅源源不断地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挤出“了‘奶’和‘血’”。鲁迅极力反对文艺工作者“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他曾经尖锐地指出：“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这是鲁迅对“特殊天才”论的辛辣讽刺，也是对“先知的火光”的有力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把鲁迅描绘成“先知先觉”论者，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自封“先知”，自欺自骗，向革命、向群众、向无产阶级“先声夺人”，是天才的妄说，统统不过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哲学。且看，王明为了当核心，曾经自封“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刘少奇为了篡权，曾经自封“刘克思”；这类政治骗子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却偏偏要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遇时机就跳出来兴风作浪，妄图实现其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惩罚那些大老不老实的人。这些戴着“先知桂冠”的太上皇，不是一个个地要落到下地狱下落后了吗？这就等着先知们清楚地看到：在“先知的光芒”背后蠢动的刘少奇一伙“天才”，“伟人”，只不过是逆潮流而动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是遗臭万年的反革命罪人！

新华社地拉那电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革命精神，今年以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

今年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和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大庆年。无限热爱劳动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决心创造优异的成绩向党献礼。

今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各级组织带领人民群众继续以各种形式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的文件和恩维尔·霍查同志著作；继续加强和发挥工人阶级在各个领域中的领导作用；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提倡新风尚和新习惯；加强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工作。由于采取了这些革命措施，阿尔巴尼亚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人民和党的团结更加紧密，劳动者的思想觉悟更加提高。

阿尔巴尼亚广大劳动人民从今年一开始就掀起了争取荣获“党成立三十周年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红旗”称号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胜利完成一九七一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生产任务。广大劳动者遵循党的指示，在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中贯彻这样的精神：通过更深入地学习党的文件和恩维尔·霍查同志的著作，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进一步改善产品质量；发扬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实际精神，继续深入开展科技革新，更好地贯彻自力更生的原则，“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深入贯彻勤俭节约的精神，利用生产中的一切废料和下脚料，更多地就地取材，简化设计和建设等。阿尔巴尼亚各地工厂企业的广大职工踊跃地投入了这项运动。许多工厂

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劳动党领导下继续发扬革命精神

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广大人民决心创造优异成绩向劳动党成立三十周年和“六大”献礼

企业已经荣获了“党成立三十周年和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红旗”的称号。都拉斯区不久前还召开了参加这项运动的优秀职工会议，表彰先进的集体和个人，鼓励全体劳动者乘胜前进。

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今年上半年煤炭、生铁、铜冶炼、铜加工、机械工业等部门的生产计划都已超额完成，其中煤炭工业的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点三，生铁的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六，铜冶炼的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九，铜加工的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四，机械工业生产计划完成了百分之一百零三点二。石油加工和轻工业部门、地质和交通运输部门也都胜利完成了计划。目前，广大职工正在发挥更大的干劲，争取在下半年的生产建设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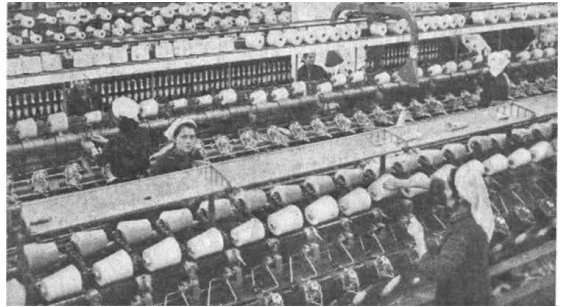
在社会主义竞赛运动中，阿尔巴尼亚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他们通过大搞技术革新，不断兴建新的车间和作业线，生产出许多新的产品。斯大林城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不久前建成了全国第一座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的钻井架。地拉那斯大林纺织联合工厂的机械工人制造出阿尔巴尼亚第一台自动织布机。去年兴建的制作油毡车间的卢什涅造纸厂，最近又依靠自己的力量，利用报废的机器，建起了生产沥青板的车间，从而为工

业项目和住宅的建设提供了材料。

今年，阿尔巴尼亚农业战线的形势也很好。年初，劳动党中央向农村全体党员和农业劳动者发出了一封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信件。广大农业劳动者认真学习和落实党的指示，加强农业合作社经济方面的组织管理，加强无产阶级劳动纪律，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广大机关干部和经济工作人员响应党的号召，奔赴农村，充实基层的领导。他们同农业合作社社员一起生活和劳动，努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生产事业的发展。各区农业劳动者继续开展集中突击活动，在开荒、积肥和兴修水利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广大农业劳动者克服了春涝、夏旱等不利的自然条件造成的困难，认真执行阿尔巴尼亚发展农业的农业法典，以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夺得了今年小麦等夏粮作物的好收成。一些

建议，制订出许多技术革新的措施。农业合作社社员和其他劳动者也都发挥首创精神，研究增加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的产量。

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再接再厉，为取得更大的胜利而奋勇前进。



阿尔巴尼亚科察针织联合工厂工人以更大劳动热情投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 本报记者摄

中阿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议定书在北京签字

李先念副总理出席并会见阿尔巴尼亚同志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十四届会议议定书，今天在北京签字。

李先念副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

中国科技代表团团长、燃化部副部长孙晓风和阿尔巴尼亚科技代表团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亚尼·米霍在议定书上签字。

阿尔巴尼亚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阿尔巴尼亚科技代表团成员克·贝费尼、安·巴巴斯凡尼、安·巴罗卡、阿·萨里拉里、地·什库尔特、萨·迈米、拉·斯特拉科沙，以及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馆三秘书记迪迪。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副部长韩宗正，中国科技代表团成员、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李连庆、王子川、高石伦、田人杰、甘宁、秦凤鑫、智德鑫、余进琦、江晓洪、郑虹等。

签字以前，李先念副总理、方毅部长会见了亚尼·米霍等阿尔巴尼亚同志，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友好的谈话。会见时，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在座。

在赴阿尔巴尼亚参加劳动党“六大”途中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京

耿飚部长和罗博大使、陈平临时代办、阮进参赞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十九日讯 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阮文孝为团长、郑明洲为团员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在赴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六大”途中，今天下午乘飞机到达北京。

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耿飚，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申健、毛宝忠、黄群、林威农、李文坤等，前往机场迎接。

前往机场迎接的还有：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罗博；越南南方共和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陈平；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阮进。

应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意大利政府邀请

白相国部长率代表团离开北京

新华社十九日讯 应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以对外贸易部部长白相国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贸易代表团，今天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阿尔及利亚进行友好访问。白相国部长应意大利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还将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代表团前往意大利进行友好访问。

韩力平、张廷禹、张籍川、张星桥等前往机场送行。

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塔列布、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费斯蒂沃和这两个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员，也到机场送行。

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

会见日本静冈县日中友好活动家访华团

新华社十九日讯 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今天上午会见了由团长青木新次、秘书长山田雄率领的日本静冈县日中友好活动家访华团，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参加会见的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有张雨、段云、王东风、吴明科等。

要进一步发展伊中两国关系

我国特使张彤离开德黑兰

新华社德黑兰十八日电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十八日下午在德黑兰的沙达巴德宫接见前来参加波斯帝国成立两千五百周年庆祝活动的各国记者时，对新华社记者说，在国与国的关系方面，伊朗同中国的关系可能是最悠久的。伊朗和中国的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国王说：“我们两国间有着悠久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因此重建这一关系当然是不仅要发展到过去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还要进一步地发展。”

国王强调说：“显然，我们希望我们这两个亚洲国家从这种关系中得到好处。”

国王在接见时还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新华社德黑兰十九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张彤在参加了伊朗庆祝波斯帝国成立二千五百周年的活动和对伊朗进行了友好访问后，于十月十九日乘飞机离开德黑兰。

罗工业展览会展览团团长举行记者招待会

热烈赞扬罗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

新华社十九日讯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展览团团长巴蒂卡今天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热烈赞扬罗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国际主义团结。

他指出，尊重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是罗中两国关系的基础。

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马出席了巴蒂卡团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巴蒂卡团长介绍了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一个多方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成绩。他说，近年来，罗中贸易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一九七〇年互相提供的货物量比前一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以上，大约是一九六五年的三倍。一九七一年，两国贸易的发展继续保持了高速度。巴蒂卡团长介绍了展览会上展出的一些机械制造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农业机械和日用工业等主要展品。他说，

这些工业产品就是罗马尼亚工业发展、现代化和多样化的表现，同时，也是我们的工人和专家们为把生产提高到科学革命和现代技术水平所作的努力的表现。

巴蒂卡团长最后说，我们认为，这个展览会是罗马尼亚技术专家和中国经济专家相互交流经验的最好方式，同时，也将使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使罗马尼亚人民和兄弟的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得到更进一步的巩固。

出席招待会的中国同志祝贺罗马尼亚工业展览会展出成功，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祝贺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国科技代表团团长、燃化部副部长孙晓风和阿尔巴尼亚科技代表团团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亚尼·米霍在议定书上签字。 新华社记者摄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在赴阿尔巴尼亚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六大”途中，十月十九日乘飞机到达北京。图为在机场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越南地方经济考察团途经北京回国

方毅同志设便宴招待越南战友

新华社十九日讯 以越南劳动党候补中央委员、越南劳动党西北自治区委员会书记黄文娇率领的越南地方经济考察团，结束了在保加利亚的访问，于今天途经北京回国。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王毅之、杨立功、马仪、张韵之等前往车站迎送。

前往迎送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黎光恒、黎俊，一等秘书新风。

考察团在北京停留时，方毅同志曾设便宴招待越南战友。

声援南朝鲜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

本报评论员

最近，南朝鲜大学生不断展开声势浩大的斗争，反对美帝走狗朴正熙集团的法西斯统治。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到斗争的行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罢课、集会，声讨朴正熙傀儡集团的卖国罪行，要求废除法西斯军事训练，争取民主、自由和祖国的统一。学生群众一再同反动军警进行激烈的搏斗，表现出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南朝鲜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强烈谴责朴正熙集团对南朝鲜青年学生的野蛮镇压。

南朝鲜学生运动的新高涨，反映了美朴集团政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朴正熙傀儡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它长期实行祸国殃民的罪恶政

策，遭到了南朝鲜广大人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只能依靠美国主子的刺刀加强对人民的压迫，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但是，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南朝鲜学生发出的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民主权利的响亮呼声，正是反映了南朝鲜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朴正熙傀儡集团坐在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它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了。

朴正熙集团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暴力手段，把南朝鲜学生的爱国斗争镇压下去，这完全是徒劳的。正如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所说的：“美帝及其南朝鲜走狗的法西斯镇压，只能导致南朝鲜人民的日益

觉醒和进一步得到锻炼，并且导致革命力量的加强，这种革命力量终将埋葬美帝的殖民主义制度。”南朝鲜学生爱国斗争的日益扩大，再一次表明南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烈火，是任何力量也扑灭不了的。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我们深信，随着南朝鲜人民觉悟的日益提高，他们反对美朴集团的斗争风暴必将有新的兴起。南朝鲜人民争取自由、解放和祖国统一的愿望终将会实现。朴正熙集团不管怎样挣扎，都逃不了灭亡的下场。

反对朴正熙傀儡集团的法西斯暴政 争取民主权利和统一祖国

南朝鲜青年学生不断展开声势浩大斗争

汉城、釜山、光州等地大专院校学生英勇反击反动警察的镇压

新华社十九日讯 南朝鲜青年学生为反对朴正熙傀儡集团的法西斯暴政、争取民主权利和统一祖国的斗争，正在不断展开声势浩大的斗争。

今年九月底以来，汉城、釜山、光州等地的大专院校学生，多次涌到街头，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军训”、“保障学校的自由和民主”、“严惩贪污和腐败的元凶”等口号，反对美朴集团的法西斯统治。他们英勇地用石块反击前进性镇压的反动警察，筑起街垒抗击反动军警的袭击。他们还召开讨大会控诉和揭露美帝和朴正熙傀儡集团的罪行。斗争规模不断扩大，到十月十五日，仅汉城一地，就有数千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

南朝鲜青年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祖国的强烈呼声，使美帝和朴正熙傀儡集团的法西斯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它们惊恐万状对青年学生进行野蛮镇压。十月十五日，美国就

朴正熙亲自下达了所谓“特别命令”和“警备令”，派出大批反动军警，占领了各大专院校，疯狂逮捕和镇压爱国的青年学生。反动军警和宪兵分遣多辆卡车和装甲车，闯进高丽大学、延世大学、汉城大学、外国语学院、成均馆大学和汉阳大学，对学生横加辱骂和毒打。英勇的各大学生毫不畏惧，他们高呼“粉碎朴正熙集团法西斯暴行”等口号，奋起反抗，用石块自卫，同反动军警顽强搏斗。

同一天，南朝鲜的学生团体发表声明，号召青年学生继续展开反对法西斯暴政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据朴正熙傀儡集团宣布，这一天，从早晨到下午，全副武装的反动军警强行逮捕了一千多名学生，封闭了汉城的九所大学。朴正熙傀儡集团对南朝鲜其他各地大专院校的学生，也进行了同样的野蛮镇压。

美帝走狗朴正熙傀儡集团对南朝鲜青年学生的法西斯镇压，激起南朝鲜学生和人民更加强烈的不

满和反抗，学生们不畏强暴，继续同朴正熙傀儡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十七日，汉城梨花女子大学的三千名青年学生举行声讨大会，并发表声明，要求朴正熙傀儡集团释放被捕学生和开放被关闭的学校，号召南朝鲜所有女学生参加斗争。汉城淑明女子大学学生会也在十八日开会，一致决定采取抗议行动。目前学生的斗争行列正在不断扩大，参加斗争的学生日益增多。

朴正熙傀儡集团妄图依靠高压手段，把南朝鲜

青年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镇压下去，是绝不会得逞的。这只能更加暴露朴正熙集团的反动面目，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而加速它的灭亡。

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台湾独立”阴谋

唆使“台独”分子等又在东京上演“示威”丑剧，充分暴露它们妄图把我国领土台湾省永远分割出去，以便实现长期霸占台湾的狂妄野心

妄图把我国领土台湾省永远分割出去，以便实现它们长期霸占台湾的狂妄野心。

十六日下午，约有三百个“台独”分子和一个日本右翼反动分子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狂妄叫嚷“台湾独立”。据报道，参加集会的大多是日本人，他们有的身穿右翼的黑色制服，还有几个西方人。集会后，这一小撮人在日本警车的导引和警察的保护下，在东京闹市区举行了所谓“游行示威”。他们举着日文和英文写的标语牌，一路上用日语狂呼口号：“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一个台湾、一个中国”、“台湾实行居民自治”……他们还散发了传单，胡乱叫嚷“台湾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种说法不过是……虚构而已，“只有支持台湾人的自决权，才是使台湾问题获得正当的长久的解决的唯一道路”。这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反动派操纵所谓“台湾独立运动”，明目张胆地妄图重新霸占我国神圣领土台湾省的狼子野心。

在这次“示威”丑剧上演之前，从十月六日到九日，日本首相佐藤的哥哥、大战犯岸信介以“顾问”的身份，带领了一个由四十二人组成的“日本代表团”，窜到我国领土台湾省，同蒋帮进一步勾结，特别同蒋介石集团中的一些亲日分子密谋策划。他在台北大肆宣扬日、蒋要发展“亲善合作关系”，要

“紧紧地握着手”一起进行反共。同时，日本反动派近来还一再叫嚷什么“台湾地位未定”。日本前外相爱知曾经胡说什么：“长期以来，台湾就是我国（指日本）所所有的”，“台湾的归属问题在尚未决定”。佐藤案曾在十月八日又叫嚷什么“日本和台湾的关系是切也切不断的”。佐藤、岸信介之流的这种行径，充分表明他们阴谋霸占我国的台湾省，已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

应当指出，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一直在或明或暗地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活动。最近以来，它们更加密勾结，互相利用，明火执仗地策划“台湾独立”的罪恶勾当。据日本《现代周刊》透露，与“台独”分子彭明敏有密切关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格拉克·门德爾曾经在十月份到日本，同日本人远山景久一起策划，把在日本的一些“台独”组织的各派头找到东京港区大仓饭店里，召开所谓“联合国代表团”会议，制订加紧进行阴谋活动的计划。同时，总部设在台湾的所谓“台湾独立联盟”，在其八月二日的《新闻公报》中也无耻宣称：“我们相信，‘一个台湾、一个中国’的政策……是最符合实际、最公正、并且最有利于联合国、美国以及台湾人民的，还叫嚷什么“即使北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占有席位也绝对不包含着承认或默许北京（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领土的主张”。在日本出版的所谓“台湾独立联盟”机关刊物最近发表文章，叫嚷现在是什么“台湾独立最后的良机”。

十月十六日下午“台独”分子在东京的“集会”和“游行”，是由几个“台独”组织拼凑起来的，而且其中某些“台独”组织的总部就设在美国。可见，在纽约和东京先后举行的“台独”分子的“集会”和“游行”，决不可能是偶然的，而是美、日反动派，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阴谋策划的。它们梦想造成“台湾独立”的既成事实，以达到它们长期霸占我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台湾省的罪恶目的。这是中国人民决不能允许的。

尽管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所谓“台湾独立”阴谋，但是，追随美、日反动的“台独”组织的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一小撮败类。广大台湾同胞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他们渴望台湾早日得到解放，回到祖国的怀抱。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广大人民是同情的和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神圣事业的。美、日反动派妄图把台湾同胞从伟大的中国分裂出去，妄图把台湾从中国神圣领土中分割出去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手持写有反对军训标语的汉城学生，用石块向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猛烈反击。

新华社发

英国保守党在布赖顿举行年会通过决议

支持英国参加西欧“共同市场”的政策

希思首相等讲话，重申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必要和同西欧国家联合的决心，以避免英国在美苏“谋求一个新地位”的“新世界”中陷于孤立

据新华社伦敦十八日电 英国保守党从十月十三日到十六日在布赖顿举行年会。会上通过了一项支持英国参加西欧“共同市场”的政策决议，并且重申英国将进一步同西欧各国“一起努力”，以避免英国在“美国”和苏联正在谋求一个新的地位的“新世界”中“陷于孤立”。

这次年会是保守党一九七〇年六月上台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年会。保守党上台以后，一直把英国参加“共同市场”问题放在它对外政策的首要地位。这表明：在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加紧争夺和勾结而英国的国际地位又急剧衰落的情况下，英国统治集团加紧同西欧国家联合，以对付这种局面。今年六月间，英国同“共同市场”六国已就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各项主要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英国议会将从十月二十八日开始对这些原则协议

进行辩论和投票，以便英国可以在一九七三年正式加入“共同市场”。

在保守党这次年会上，英国首相希思和其他主要官员重申了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必要性”，表示了英国同西欧国家联合的“决心”。希思在发言中强调，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英国要“在这个新的世界中占有一个位置”，就必须“寻求一条新的道路”。他说，美国“在国内外面临着深刻的问题”，“美国在自己的国际收支和贸易地位恶化的情况下，目前正在采取激烈的行动来保护自己的地位”，在贸易和金融方面，“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开始刮起狂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能“听任自己陷于孤

立”，否则，“前景的确将是惨淡的”。他强调，英国现在必须同欧洲其他国家一起制订“欧洲的共政策”，这些政策将“指导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往来，我们的贸易，我们的金融，最后是我们防务”。

外交大臣道格拉斯-霍姆在发言中重申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理由时说，目前，世界上“地区性的集团正在增加”，“中小国家正在联合”，因为“除非它们这样做，它们将不能同超国家进行任何竞争”。

年会在辩论后通过了支持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一项决议。这次年会还讨论了英国的财政经济危机问题。今年以来，英国的工业生产继续停滞或下降，通货

恶性膨胀，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在年会上，希思说：“我们不能再无法否认，英国政府正在为‘物价上升，失业人数很多和（经济）增长缓慢’等问题而大伤脑筋。财政大臣巴伯说，英国“被上涨的物价和失业这两个祸害折磨着”。但是，政府大臣们在会上的讲话表明，谁也没拿出摆脱危机的办法来，而只是打算加紧向广大工人和工人阶级开刀。

年会还讨论了北爱尔兰问题。北爱尔兰人民反对镇压、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新高潮使得该集团惊慌失措，在会上发言的英国政府大臣们叫嚷，将进一步加强镇压措施。

在年会进行过程中，有几百名群众先后在大厅外举行示威。他们打着写上“为工作的权利而斗争”等口号的标语牌，高呼口号，反对英国统治集团加紧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径。

恶性膨胀，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在年会上，希思说：“我们不能再无法否认，英国政府正在为‘物价上升，失业人数很多和（经济）增长缓慢’等问题而大伤脑筋。财政大臣巴伯说，英国“被上涨的物价和失业这两个祸害折磨着”。但是，政府大臣们在会上的讲话表明，谁也没拿出摆脱危机的办法来，而只是打算加紧向广大工人和工人阶级开刀。

年会还讨论了北爱尔兰问题。北爱尔兰人民反对镇压、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新高潮使得该集团惊慌失措，在会上发言的英国政府大臣们叫嚷，将进一步加强镇压措施。

在年会进行过程中，有几百名群众先后在大厅外举行示威。他们打着写上“为工作的权利而斗争”等口号的标语牌，高呼口号，反对英国统治集团加紧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径。

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发表第二十九号告高棉同胞书

新华社十九日讯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十月十八日在北京发表了第二十九号告高棉同胞书，全文如下：亲爱的同胞们：

大卖国贼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郑兴匪帮曾经拟定了一项在金边庆祝其冒牌“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庞大计划”。

不幸的是，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这一天对于这伙匪帮来说，只不过是—个在爱国的高棉人民的愤怒面前感到惧怕的日子。

游行和庆祝活动都被取消了，这伙大卖国贼在他们“共和国”的所谓“辉煌的”周年之日甚至不敢走出自己的家门。

法新社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电称：“由于害怕出现新的恐怖暗杀事件，当局取消了游行和庆祝活动。”

路透社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电称：“尽管在首都存在着骗人的和平假象，但是战争在农村进行着，以农业为主的柬埔寨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

路透社的另一则电讯中还指出，在金边只有两起“游行”。一起游行是由“骑着”日本摩托车的一群青年法西斯流氓组成的，“他们在市内慢慢吞吞的交通中把车前灯照得通亮”，高声鸣叫着喇叭横冲直撞。另一起游行是一些士兵公开抱怨他们“年青的共和国”“发展得”很严重的贪污腐化现象，“士兵们举着写着口号的……旗子……几乎一半以上的公开宣传都是攻击国内的贪污腐化现象。腐化正在吮吸着我国人民的鲜血。”

这些游行对于“共和国”来说简直是可耻的，而作为卖帝国主义走狗的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的傀儡——可悲的郑兴却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的讲话中大肆吹嘘这个“共和国”。

这群走狗在他们“共和国”的这个“辉煌的”日子里却表现得特别地胆怕。关于这一点，请大家读读罗宾·曼诺克（美联社）的这段话：“今年……没有游行，绝大部分内阁成员都避免在公开场合出现”。

难道这就是“高棉人民”对“共和国”的众所周知的一致支持、“以至—致”对“新政权”的当前者在他们的“七月十四”的时候小心翼翼地避免同“人民”进行任何接触的程度吗？

事实上，卖国贼们曾有一个“辩解的理由”。罗宾·曼诺克（美联社）的同一则电讯认为他们曾患了严重的头痛病（这是原话）！“郑兴偷略地（原话如此）谈到了（共和）柬埔寨人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的头痛病”。

头疼得如此地严重，以至朗诺的“大使”欧塞雷在仰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在柬埔寨已经没有一个公民愿意被任命为“共和”政府的部长，而目前“在职”的部长们包括“民族的救星”朗诺在内，也只想在一旦遇到“有利”时机就逃跑！

路透社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电：“欧塞雷大使在为纪念自己的国家和共和国的一周年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柬埔寨没有人愿意当部长……’欧塞雷先生说，他最近回国时，总理朗诺元帅以及他的一些现在当了部长的朋友们都表示想离职。”

难道这就是郑兴和朗诺所表示的在短期内彻底战胜“敌人”的信心吗？

事实上，大卖国贼们已经意识到，在解放时，他们将很难逃脱爱国和抗战的高棉人民所必将给予他们的最严厉惩罚。他们正在采取措施逃进柬埔寨，以便“及时地”逃脱这一惩罚。为了推迟这个“期限”的到来，他们便试图再回到人民中间煽动对高棉君主制和对我不公的不公正的仇恨和不信任。走狗郑兴盗用以高棉人民的资格讲话这一不能容忍的权利，宣称“将永远不允许君主制和西哈努克在国内重新出现”。

但是，我国英勇的人民非常清楚，现在比过去更加清楚地知道，腐化堕落仅仅是当前躲在（伪）共和国的“屏风”后面的卖国贼匪帮的行为。前政权的腐化堕落分子和“新”政权的“腐化堕落分子”完全是同一批人，即：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黄蒙、隆波烈、英升、严森波、蒲烈旁、何来思、翁森、钦迪、福、波伦、屋金安、英鸿、恩德拉模、郑瑛、朗农、邓山、索斯丹尼·费尔南德、丁源、李代顺、巧索康、波隆托之流。

我国人民知道得很清楚，这批肮脏的家伙（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一道）是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他们政变以来在柬埔寨蔓延的大战的唯一挑动者，是使我们民族遭到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侮辱、痛苦、不幸、

贫穷以及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的唯一罪魁祸首。

我国人民也不会忘记，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以前，我们高棉民族团结在王室周围，有诺罗敦·西哈努克作为国家元首，他们曾经充分享有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的国家曾经被全世界合情合理地称赞为“和平和幸福生活的绿洲”。

在应当成为国丧日子的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郑兴竟恬不知耻地声称（法新社）……“去年的牺牲是值得的，并且为后代的和平时代铺平了道路”。

如此的厚颜无耻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因为，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政变以前，任何牺牲、特别是人民付出鲜血和作出的牺牲，都是不必要的。高棉人民也从来没有要求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英丹—郑兴匪帮“为后代开辟和平的道路”。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这伙匪帮的无耻叛国，和乎就会很容易地毫间断地一直保持下去。

我国人民怎么能够信任金边反民族的“共和国”呢？因为正是这个“共和国”把民族荣誉、民族独立、领土完整、中立、自由与和平统统出卖给了理查德·尼克松和美帝国主义。

至于（自—一九六〇年以来纯系象征性的）王位是否必须取消，以及是否要让西哈努克重返柬埔寨，这个问题不应当由卖国贼来解决，而只应当由家作主的高棉人民，由在乔森潘、胡荣和符宁先生的领导下已经在解放区建立起来的人民政权来解决。而乔森潘、胡荣和符宁先生以及所有其他英雄的人民抵抗战士都毫不含糊地公开支持柬埔寨王民族团结政府，并且承认诺罗敦·西哈努克是柬埔寨唯一合法的国家元首。

这伙卖国贼“到处”宣称“没有人惋惜西哈努克”、“没有人想他”，他们这样做对于在金边的公民来说，是枉费心机的。亲帝国主义的记者的见证证明了与此相反的事实。例如：（路透社）约翰·帕斯尔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九日发自金边的一则电讯写道：“但是在这里的人民中间，仍然存在着对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某种程度的支持。”“自由世界”在亚洲的报刊“支柱”之一——《远东经济评论》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的一期（鲍里斯·巴新斯基的文章）中写道：“‘和平’这个字眼……是令人怀念的，它使人们回忆起（西哈努克）父亲亲王在柬埔寨执政的时期，那时人们在柬埔寨新年的庆祝期间可以真正的跳舞和玩乐，他们自由地往来，而不需担忧宵禁时恐怖分子的手榴弹和酒醉的士兵的袭击，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而不必害怕美国炸弹或逃兵的追击炮。”

该杂志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一期中写道：“高棉共和国的士兵和共产党军队在散兵壕外面布满了天线；农民们把小型收话筒紧贴在自己耳朵上……原法属印度支那的一个校长说，所有的人都在收听北京电台的广播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声音。”《远东经济评论》在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的—一期中写道：“亲王被推翻十五个月和共和国成立九个月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憎恶看来奇特的是同时代不协调的。在战争的要求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共和的理想逐渐消失……。人们越来越要求有一个领袖——也许甚至是西哈努克——能统一被战争所分裂的国家，能带来和平并医治其经济和政治上的创伤……。在一个传统上出口部分粮食的国家大米短缺；瑞典的信用已经大大下降，甚至可能导致惊慌的骚动。甚至没有人愿意谈论解决失业的问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官僚的贪污腐化会收敛……实际上每家工厂和植物园都关闭了或遭到了破坏。回顾起来前三月作为推翻前国家元首的一个理由而例举的他的‘罪行’是‘破坏国家的经济和财政部门’……这是很有讽刺意义的。普遍的不满开始在过去曾猛烈批评西哈努克的报刊上表现出来……。”《大畏哥报》指出，在“革命”一年之后的结果是：“人民没有前途，不安心，不安全”，“这个政府不实现人民的要求……现在人民能相信谁呢？哪里民主呢？”

生活在美帝国主义的走狗的枷锁下的同胞们！对金边新闻界提出的前面两个问题的答案是：

第一、全体爱国的、当之无愧的高棉人有责任信任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以宾努亲王为首相、乔森潘先生为副首相的柬埔寨王民族团结政府。他们有责任紧急呼吁宾努亲王拯救祖国。应当立即把朗诺—施里玛达—山玉成匪帮从他们在金边篡夺的国家政权中清除出去。宾努亲王将会迅速恢复我们可爱的柬埔寨的独立、和平、领土完整和中立。

示深切的哀悼。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主席团

成员

金日成同志十月十五日给朴文圭同志的灵堂送了花圈表示哀悼。

崔健同志、金一同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组成了朴文圭同志的治丧委员会。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

文主同志由于长期患病，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